

秋日断想

□玄子



早起,雨绵延,窗外的塔松笔直地挺立,绿的松针更蓊郁、苍翠,沉稳的气息无声蔓延,夏的浮躁不经意间隐退。第三次悄无声息肿胀起来的牙龈仿如潮水般隐退。原来,身体比意识更先一步预知季节的更替。窗棂、屋檐、栏杆都通了灵性。季节也格外地鲜明起来,而人呢?在冗杂与繁缛中失了敏感,循着惯性的轨迹,却终归走不回曾经,秋来了。舍弃了往昔的仪式感,盘坐在沙发的角落里,尝试着遁入自然的轨迹,却终归游走于岁月的年轮。

墙上的挂钟也失忆了,每逢整点,肆意地报着时序,混乱,仿如曾经的严谨、循规蹈矩就这样为毫无章法的律动取代。在暗夜里,无梦,为钟声唤醒,夹着松弛的弦的敲击声此起彼伏,如向晚的时光里,佝偻了背拉风箱的长者,衣服已经褪去了颜色,联通面部层叠的褶皱,含混不清的影像却莫名引人亲近。听那机械的律动,脉搏也不安分起来。还有如乱麻的心事,也浮出来,和我对峙,丝毫不曾怯懦。还有什么呢,试图梳理,终不得法。原来,圈囿无处不在。无法安放的除了心情,还有固有的姿势与轨迹。想要和解,或者忽略,如同滴滴答答的雨落,恣意充盈。这样想着,天光渐亮。

花开三十年,生生相错。华严寺隐在海上第一仙山——崂山的深处,那罗延山蜿蜒,华藏之门开启,这里可是一千重东方中的东方?人们是否依着广德启示进入这片山海胜境。佛经有云,风轮之上香水海中生有大莲华,此莲华中含藏着微尘数的世界。而那木鱼声声,寂寥修行,清凉遂心。还是惯常以执着的心与灵试探所谓因果,却终是我执的世界。一个故人,一段往事,一篇曾经反复雕琢的文字,还是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的某一日、某一夜,其实,一场无梦的酣眠即可成就世俗的美好生活。无心自安。

天是背景,海是背景,云亦是,还有风与沙与礁石。在浩瀚抑或是微茫的背景下,也许一朵花、一滴露、一条只有七秒记忆的鱼更易随时光老去。潮水吞吐着泡沫,潮汐与滩涂互诉心曲。沉在一位诗人摄影家营造的意境里,残破的木船矗立在无人的沙滩,为生计所迫的现实被漠视,仰视的视角里,破损的木头船帮如睥睨时间的英雄,是的,就是英雄,不可一世的气概,秾丽的云成了莫奈,压低再压低,层层卷帙,仿佛要与它亲近一般,忘了冷峻、失了疏离,忘了它不过是在岁月里的一帧剪影。而我反反复复地思量与张望都不过是徒蒙尘埃,即使枯萎,也难挹沧桑的容颜。

读赵丽华的画,还是能捉到一丝或者几缕诗的影子。也就那么丁丁点点,嵌在画布的肌理。时间久了,或者粗心,就忽略了。这样的忽略是来自他人的、来自外界的,是不能阻隔她的画笔的。赵丽华不曾理会,现在她用写诗的心境作画,现在她的画作有了神性。现在她用习惯耕作,带着厚茧的手作画,《白色花》《三兔》《环宇》《邃》《童年》《凤凰》《额尔古纳》,还有许许多多。那些被时间镌刻进骨髓的打击、伤害,并未淡忘,只退身进入她的画作,岁月浸染过的印记犹存,内心却复归清宁。而她已经习惯与纷繁的尘世对话。



雷雨欲来

赵了了



黑旋风秒变花和尚——忆斗蟋蟀往事

□钱泽麟

金风送爽,暑气渐消,又到了斗蟋蟀的季节。

斗蟋蟀始于唐代,盛行于宋朝。它和钓鱼、养鸟、种花一样,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彼此交往,陶冶性情的文化生活,或可称为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“蟋蟀文化”吧。我国蟋蟀文化主要发源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。据说来自山东省的蟋蟀最能斗,而齐鲁大平原的宁津县则是蟋蟀王国皇冠上的宝石。关于我市的蟋蟀的特色,则看到“南通以产诸色紫虫而著名”一句。我有点不服气,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,具体详情还要向友人民俗大家安铁生先生请教。

我十二三岁时,斗蟋蟀已经在唐闸新工房小有名气。家里养的蟋蟀有十多只,报几只蟋蟀的名字和绰号给大家看看:行者武松、人云龙公孙胜、豹子头林冲、大刀关胜、青面兽杨志……都是山东水泊梁山《水浒传》(暑假里我正在看这本书)中的英雄好汉。说实话,实力一般。我们新工房大门口传达室旁边就是斗蟋蟀的场所,每逢下午三四点钟之后,工房里家有蟋蟀的人都会拿出来争斗,除了唐闸镇上的居民,包括城里、天生港、陈桥等地的蟋蟀爱好者也有人会赶过来比赛一番。我的蟋蟀是斗场的常客,且胜多负少。

我真想捉一只“将军”通吃对手!又谈何容易。那天听小伙伴侯侯说,在他家附近的疏航桥西南角的坟地上有不少蟋蟀叫声,当即赶去。果然,坟地上不时可听到蟋蟀的鸣叫。起初捉了几只也属一般,有些失望。忽听里面传来急促的鸣叫声,而且像是两军对垒的厮杀呐喊。循声前去,不禁倒吸一口冷气!只见一条火赤链蛇在向洞里进击,而蟋蟀声就是从洞里传出来的。曾经捉过蛇、吃过蛇肉的我无所畏惧,一步跨过去,伸手捉住火赤链蛇的尾巴,硬是把它拖了出来,随手把它摔了出去。今天我可不想吃蛇肉,一门心思在洞里的蟋蟀身上。正想把洞口的砖头挪开,却见里面的蟋蟀已经爬出来了。“蚰蚰蚰蚰”,一出洞口它便振翅鸣叫,圆润凝重有力,犹如附近白龙庙的钟声。它是不是在找火赤链

蛇:“我的下饭菜哪里去了?”说时迟,那时快,我迅速掏出钢丝网罩,一下子罩住蟋蟀,立即放进带来的盆中。

回到家中仔细一看:背阔、翅长、翼厚,铜头铁腿,蟹壳青紫,两根毫毛不住闪动,牙齿尖锐锋利,紫红钳子犹如一双板斧,天杀星李逵是也!那浑号就叫黑旋风了。随后静养三四天,喂之饭粒、青豆、黄瓜、玉米粒。接着迫不及待地把手里的蟋蟀一个个与它厮杀一番。先搬出虾兵蟹将“矮脚虎王英”“拚命三郎石秀”,这两只蟋蟀都是三四个回合就败下阵来……最后不得已请出“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”,这是我的王牌了。果然二将前几个回合斗得难分难解。未料黑旋风杀得兴起,咬住林教头的钳子,大头一晃,竟然把它扔出盆外。就此打住。留点精力明天去大门口斗场秀一下。

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下午,便迫不及待地把手里的蟋蟀带去斗场摆擂台。话休烦絮,与在家里争斗一样,黑旋风轻松地逐个战胜了到场的七八个斗手。我的鸡朋狗友秉根、伯侯等人及不少观战的邻居都见证了黑旋风的威风。未料围观的人群中有位来通郊区收买蟋蟀的上海人拟出高价,买我的黑旋风。遭我回绝后他让我等他明天来斗。也好,这个可以。

这是个星期日,上海人如约而至。他带来的蟋蟀据说打遍江北无敌手。当他把蟋蟀放到斗盆里后,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印象中就是一个大字:大身板、大金牙、大肚子。问其蟋蟀的名字?答曰:“猪八戒”。像也。想必他喜欢看《西游记》。我心里虽然紧张兮兮的,也只得把黑旋风放进盆中。敢于亮剑的黑旋风却一点不怕,两根毫毛一扫,立即冲上前去,两牙互钳大战二三十个回合,到底猪八戒身大力不亏,一使劲把黑旋风扳倒在地。猪八戒想像狮子锁喉擒拿角马,而黑旋风却咬住它不放。老猪一使劲却把李逵摔了出去,黑旋风没有怂,一个鲤鱼打滚又转过身来。阵地战不行就打游击战,黑旋风旁敲侧击一口咬住悟能的腿部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猪八戒的后小腿就断了。受了重创的它不服输转身又斗,

上海人却用蟋蟀草把两将隔开。他认输了!我不好意思连打招呼。上海人说过天再来。

我正要得胜回朝,未料住在我斜对面一弄的邻居于(俞、余?)某,却突然开口要借我的黑旋风玩两天。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我竟然答应了。第三天没有还来,我便到他家去。他哥哥说于二侯去外地买蟋蟀去了。大约四五天后于二侯来到我家哭丧着脸说:“我想买一只超过黑旋风的蟋蟀,未料黑旋风在与多个对手争斗中精疲力竭不幸‘光荣’了。”“死的呢?”“青山处处埋忠骨,何须马革裹尸还。我就埋花果山下。”说着,于二侯掏出5元钱说是给我的赔偿费。上海人100元的高价购金我都没眼相,还在乎你区区5元钱吗?随即把于二侯推出门外。

好几天我都没有出门。心灰意冷的我把家里的蟋蟀,连盆全都送给了鸡朋狗友。

那天下午虎侯跑过来告诉我:于二侯从外地买了一只蟋蟀回来正在摆擂台,说是叫花和尚鲁智深,但看样子像黑旋风。我立即跑过去一看,正是李逵!烧成灰我也不会忘记。看见我来了,秉根、伯侯都说:“这就是你的黑旋风!”

于二侯蹲在地上不搭腔。我还未及表态,旁边有人插话了:“这就是黑旋风没错。”随即话音一转:“现在叫花和尚鲁智深更好。你们看,它头上的毫毛在战斗中被对手咬断了,成了光头,改名花和尚更适合。我的猪八戒断了一条腿,现在叫‘铁拐李’了。”不用看,是上海人。

上海人又问:“谁改的名?有水平。”我的鸡朋狗友指着于二侯说:“就是他!”“是我改的名。”于二侯无奈之下只好承认。改名,说明他承认了把黑旋风改为花和尚!知错能改,于二侯是个好同志呢。

失而复得,我真是喜出望外。至于上海人透露他这次不仅带来了铁拐李,还带来了猪二哥悟能的长兄孙悟空,前来决一死战。我想凭着黑旋风雄健、剽悍,有宁可被咬死也不认输的烈性,是不会战败的!还是让黑旋风(花和尚)先休整几天再说。至于以后斗不斗,且看下回分解吧。